

## 《佛说安宅神咒经》所见安宅观念及其影响<sup>\*</sup>

张 齐 明

**提 要：**《佛说安宅神咒经》是一部重要的汉传佛教早期文献，经文中的安宅观念和神煞体系均源于汉代本土信仰，该经当是后汉时期创制的一部伪经。《佛说安宅神咒经》在创制过程中，接纳、吸收、改造了本土安宅观念和神煞体系，从而将普通民众的风水信仰纳入到其宗教仪式中，这是佛教融入民众生活、获得信众的重要途径。《佛说安宅神咒经》对道教的安宅科仪及风水信仰产生了深刻影响，这为我们考察佛教与道教、民间信仰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。

张齐明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讲师，历史学博士。

主题词：佛说安宅神咒经 安宅 解土术

收于《大正藏》第21册的《佛说安宅神咒经》，是一部相当重要的汉传佛教早期文献。说其重要，并不是它在浩如烟海的佛教经典中有什么独到或玄妙的佛理阐释，而是因为它的创制时代和特殊的内容，能传递许多历史信息。作为一部早期“伪妄灼然”的佛经文本，它不仅为探讨早期佛教本土化的过程提供了难得的史料，而且还有助于人们认识、考察汉魏时期的安宅观念和行为模式。由于该经在唐代以后，并不流行，所以一直没有得到研究者的重视，只有个别学者偶有论及<sup>①</sup>。笔者不揣浅陋，尝试对该经文本中所见的安宅观念和神煞体系加以考察，并在此基础上，将其与汉代广为流行的解土术和后世道教中的安宅科仪加以对比，进而揭示其在早期风水术发展中的重要意义。

### 一、《佛说安宅神咒经》的内容与著录情况

《佛说安宅神咒经》叙述的是佛陀应离车长者子之请求，亲自到其家宅，“宣说安宅微妙法门，使其家人远离怖畏、身心安乐，并召集守宅诸神，戒其不得妄动，以免受大力鬼神碎身之报。”其主要内容如下：

当尔之时，是诸弟子，应当一心念佛、念法、念比丘僧，斋戒清净，奉持三归、五戒、十善、八关斋戒。日夕六时，礼拜忏悔，勤心精进，请清净僧，设安宅斋。烧众名香，燃灯续明。露出中庭，读是经典。某

等安居立宅以来，建立南房北堂，东西之厢，碓磨仓库，井灶门墙，园林池沼，六畜之栏。或复移房动土，穿凿非时，或犯触伏龙、腾蛇、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、六甲禁忌、十二时神、门庭户陌、井灶精灵、堂上户中、混边之神，我今持诸佛神力、菩萨威光、般若波罗密力，敕令宅前宅后，宅左宅右宅中，守神神子神母，伏龙、腾蛇、六甲禁忌、十二时神、飞尸、邪忤魑魅鬼神；因托形声，寄名附着，自今已后，不得妄娆我弟子等。神子神母，宅中诸神，邪魅弊魔，各安所在，不得妄相侵陵，为作衰恼，令某甲等惊动怖畏。当如我教。若不顺我语，令汝等头，破作七分，如多罗树枝……佛告日月、五星、二十八宿、天神龙鬼，皆来受教明听。佛告言：不得前却某甲之家；或作东厢西厢、南房北堂。敕日游月杀、土府将军、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、岁月劫杀、六甲禁忌、土府伏龙，莫忘东西；若有动静，烧香启闻。某甲宅舍是金刚之地，面二百步，佛有约言：诸疫鬼神不得妄忤，忤者头破七分，身不得全，不得水浆，去离本宫。舍宅已成，富贵吉迁，田作大得所愿，光荣行来在军，仕宦宜官，门户昌炽，百子千孙，父慈子孝，男女忠贞，兄弟良顺，崇义仁贤，所愿如意。<sup>②</sup>

该经见录于梁僧祐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四，作

“安宅咒一卷”，与其他“八百四十六部。凡八百九十五卷”经目一并收入“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第一。”据僧祐称以上经目为“新集所得，今并有其本，悉在经藏。”<sup>③</sup>据此可知，该经早已流传，虽然不见于安录，但僧祐肯定其为正经，之所以失译是因为“寻此录失源多有大经。详其来也，岂天坠而地踊哉？将是汉、魏时来，岁久录亡；抑亦秦、凉宣梵，成文届止；或晋、宋近出，忽而未详。译人之阙，殆由斯与。寻大法远流，世移六代，撰注群录，独见安公。以此无源未足怪也。”<sup>④</sup>僧祐的分析是基于经录所著录的经目总体而言，因而他给出了三种可能。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注中，特别提到了“安法师所载，竺法护经目有神咒三卷，既无名题，莫测同异。今新集所得并列名条，卷虽未详译人，而护所出咒必在其矣。”也就是说，僧祐在三种可能基础上，进一步推论《安宅咒》当见录于“竺法护经目”。

自此之后，该经的著录一直非常清晰。在历代所修经目中均有记载并且大都认定该经为“后汉失译”。如隋费长房《历代三宝记》中就把该经收入“卷第四（译经后汉）”作“安宅咒法一卷”。此外，道宣《大唐内典录》、明全《大周刊定众经目录》、智升《开元释教录》、圆照《贞元新定释教目录》及宋代《大中祥符法宝录》、《景佑新修法宝录》中均有著录。也许和唐代的密宗大盛有关，在明全等著的《大周刊定众经目录》中，改称“安宅神咒经一卷（亦云‘安宅咒法经’，祐云：‘安宅咒’）”，以后各经录均作“安宅神咒经”。

## 二、《佛说安宅神咒经》的性质及时代

在对该经的内容作系统的分析前，有必要解决两个问题。一是该经的创制时代；二是该经的性质。

关于该经的时代，从上文所引的经录可以看出，几乎众口一辞地认为该经为后汉所译，那么，这一认定是否正确呢？笔者认为各经目将其定为“后汉失译”，这一说法虽然缺乏直接的文献证据，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。

首先，我们根据《佑录》，可以推定该经不会晚于西晋时期。僧祐著录经目的态度是非常审慎的，根据上文所引僧祐的记载：“安法师所载，竺法护经目有神咒三卷，既无名题，莫测同异。今新集所得并列名条，卷虽未详译人，而护所出咒必在其矣。”我们可以推知《安宅咒》应该在竺法护经目中就已经著录，那么该经的时代至少

应该不会晚于西晋时期。

其次，从该经所见的安宅观念和神煞体系分析，经中所言的各种安宅神煞均集中反映了后汉时期本土信仰（详见下文）。

最后，该经所使用的“安宅”一词正是汉魏这一历史时期有关宅墓禁忌、吉凶的特殊用语。根据现有文献，“安宅”一词最早见于曹魏时期的嵇康与阮德如关于“宅无吉凶”的论战中，阮德如在《宅无吉凶摄生论》开篇就提到：“世有安宅、葬埋、阴阳、度数、刑德之忌。”<sup>⑤</sup>而在出土的汉代的许多镇墓文中也一再出现“安冢墓，利子孙”等类似的用法<sup>⑥</sup>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曹魏以后的文献中，一般不使用“安宅”这一术语，而多用“卜宅”、“相宅”、“相墓”、“青乌”等词语。

根据以上三个方面，我们虽然可以推定《佛说安宅神咒经》的创制年代不会晚于西晋，但尚不能完全断定该经的创制年代是“后汉时期”。下文将从该经的内容出发，再作进一步的考察。

至于《安宅神咒经》的性质，上述各经录中对该经仅认定为“后汉失译”，并不怀疑其“正经”之定位。独有明全的《大周刊定众经目录》中将其列入“伪妄”。“伪妄”是相对于所谓的“正经”而言的，佛经本是用来究明佛理，贯通佛法，养成佛性的，但出于特定的社会现实需要，佛经不断更新和发展，在汉传佛经中就出现了大量的自我创制而托名为佛教“正经”的伪经。该经是否如明全所言属于“伪妄”呢？只要对该经内容略加分析，不难发现《大周刊定众经目录》对其“伪妄灼然”的认定毫无疑问是正确的。牧田谛亮认为“疑经亦多初见与道教之符讖、与风水等结合的，含有许多的迷信要素。疑经的名称，如安塚经、安宅神咒经、度生死海神船经、咒魅经、阎罗王东太山经等乃以已可窥见不纯正之要素存在者为多。如《安宅神咒经》，虽说是后汉失译，却初见于隋代经录，而不但由于经文中使用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、六甲、禁忌等语，即已不能说是翻译的真经，且历代藏经之作为真经而入藏，是因为《大周刊定众经目录》承《历代三宝记》而录于大乘失译经，开元录继此，故遂于宋以后的大藏经作为真经予以收录而至今日。”<sup>⑦</sup>牧田谛亮也认定该经为后汉失译的“疑经”，但他认为该经著录首见于隋代，这是不正确的，其实在《佑录》中已有著录。萧登福进一步认定该经“也应可确定是取自中土思想习俗以成经者，皆是译者所杜撰之伪经。”

### 三、《佛说安宅神咒经》的安宅观念和神煞体系

住宅是人类一定文明阶段的产物，避霜遮雨、抵御风寒是住宅的基本功能。但住宅作为一种人类基本的生活条件，对古代的中国人来说并不是单纯的土木堆积，它还承载着深厚文化与观念内涵。《黄帝宅经》中，开篇就说：“夫宅者，乃是阴阳之枢纽、人伦之轨模，非夫博物明贤，无能悟斯道也。”<sup>⑧</sup>正是因为住宅乃是沟通天地、规范人伦的重要手段，所以人们必然对住宅寄予基本功能外的其它祈愿，利用或通过住宅来达到趋吉避凶就是一种必然的愿望和选择。人们把所谓的权贵财福、功名利禄、吉凶祸福、生老病死、婚姻家庭、子孙繁衍等一切，都与住宅相连。于是，对于住宅的选址造型、朝向布局、架梁立柱、开门开窗等等便有了种种吉凶附会的说法，这就是风水术中通常所说的宅法。

安宅观念和行为了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：那就是建筑中“穿凿动土”必然会触犯各种神煞，而这种触犯就会给修造和使用者带来严重的厄难，只有通过某种仪式、符咒来礼谢或驱除神煞，方可保证使用安全。安宅观念在后汉时期是一个十分普遍的信仰，这可以从一些相关史料中得到证实。《后汉书·来历传》称“皇太子惊病不安，避幸安帝乳母野王君王圣舍。太子乳母王男、厨监邴吉等以为圣舍新缮修，犯土禁，不可久御。”<sup>⑨</sup>汉顺帝为太子时，到安帝乳母家避难养病，因是新宅“犯土禁”，所以王男等人认为顺帝不可在宅中久呆。原因就在于宅居建筑中会触犯各种神煞，必须解谢后方可居住。对此，王充在《论衡》中也曾经提到“世间缮治宅者，凿地掘土，功成作毕，解谢土神，名曰‘解土’”<sup>⑩</sup>。另外王符《潜夫论》中同样也有相关的记载。总之，安宅观念是汉代上自宫室、下至众庶的一种普遍信仰。

汉代民间的鬼神观念甚为盛行，在人们看来，这些鬼神是不可触犯的，否则将会遭受各种灾难祸患。王充在其《论衡》中称：“世俗信祸祟，以为人之疾病死亡，及更患被罪、戮辱欢笑，皆有所犯。起功、移徙、祭祀、丧葬、行作、入官、嫁娶，不择吉日，不避岁月，触鬼逢神，忌时相害。故发病生祸，挂法入罪。至于死亡，殄家灭门，皆不重慎，犯触忌讳之所致也。”<sup>⑪</sup>关于这一时期的社会崇信鬼神的状况，鲁迅也曾经说：“中国本信巫，秦汉以来，神仙之说盛行，汉末又大畅巫风，而鬼道愈炽。”<sup>⑫</sup>后汉

时期，社会上神仙之说盛行，巫术到处流行，对鬼怪神异力量极为崇信。无论在政治上，还是在社会日常生活中，神鬼观念都有很大的影响。自秦代以来一直就存在的种种住宅禁忌，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了进一步增强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有关住宅吉凶的神煞体系。这些神煞体系在《佛说安宅神咒经》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。仔细分析它为我们开列的关于安宅的诸神名单，我们首先会发现一个基本事实，那就是《佛说安宅神咒经》中所列举的有关安宅诸神，全部都来自中国本土鬼神信仰体系。

众所周知，时间和方位（空间）的讲求是中国风水理论的核心。在宅法中，时间的讲求往往表现为对年、月、日等时间要素的选择。而空间的选择，无论是什么方法最终都落在住宅方位的确定中。经中诸神煞按其代表的意义，也可以分为两个方面，比如六甲禁忌、十二时神等均为时间神煞，而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则为方位神煞。在此，我们有必要对经中神煞体系加以考察，以便明其源流。

经中所谓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诸神，是我国古代神话中镇守四方的神祇。早在战国时期，人们就把龙、虎、凤、龟四大神物配合于四方，称为四灵，形成左青龙、右白虎、前朱雀、后玄武的方位格局，四灵对应四个方位，如《三辅黄图》卷3曰：“苍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，天之四灵，以正四方。”<sup>⑬</sup>既然四灵主管四方，自然而然就与讲求方位的住宅结合在一起，成为住宅的保护神。王充在《论衡》中也曾经提到当时人们认为：“宅中主神有十二焉，青龙白虎列十二位，龙虎猛神天之正鬼也。”<sup>⑭</sup>可见，四灵在汉代已经作为一种住宅保护神为人们所信奉。

关于起造屋宇须与时日相合，此种禁忌更是由来已久。在《睡虎地秦简日书》中就有明确的规定。“凡为室日，不可以筑室。筑大内，大人死。筑右土耳，长子妇死。筑左中子妇死。筑外垣，孙子死。筑北垣，牛羊死。杀日，毋以杀六畜，不可以取妇、家女、祷祠、出货。四废日，不可以为室，覆屋。”再如：“春三月庚辛，夏三月壬癸，秋三月甲乙，冬三月丙丁，毋以筑室。以之，大主死；不死，绋，弗居。凡入月五日，月不尽五日，以筑室，不居；为羊牢马厩，亦弗居；以用垣宇，闭货贝。”<sup>⑮</sup>这种以时日来断吉凶的方法，依然为后代风水术所接受，凡建宅、修缮、搬迁时都要选择时日。王充在《论衡·诂日篇》提到：“工伎之书，起宅盖屋必择日”<sup>⑯</sup>，说

明这种风水禁忌在汉代非常盛行。这些风水时日禁忌完全被经文所接收、吸纳。如经中提到的“六甲禁忌”，就属于时日禁忌。所谓“六甲”，据《汉书·律历志》：“日有六甲、辰有五子。”<sup>⑩</sup>中国古代以天干地支记时，六甲就是指甲子、甲寅、甲辰、甲午、甲申、甲戌。那么所谓“六甲禁忌”也就是时日之禁忌。关于“六甲禁忌”，在《睡虎地秦简日书》中曾经提到了“六甲相逆”的种种禁忌，但和屋宇并无直接关系。到了汉代，六甲和屋宇的吉凶就产生了联系，王充在《论衡》中就提到了“宅有八术，以六甲之名数而第之”<sup>⑪</sup>，可见六甲已经是汉代宅术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汉代的六甲禁忌，还可以从一些考古发现中得到证明，1959年甘肃武威县磨咀子第六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中就提到了“甲毋治宅，不居必荒。”可见六甲的神煞体系在汉代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影响。

经中提到的另一个与时间相关的神煞，是“十二时神”。关于“十二时神”，王充在《论衡》中有详细论述：“世俗起土兴功，岁月有所食，所食之地必有死者。……一日之中，分为十二时，平旦寅，日出卯也。十二月建寅卯，则十二月时所加寅卯也。日加十二辰不食，月建十二辰独食，岂日加无神，月建独有哉？何故月建独食，日加不食乎！如日加无神，用时决事非也。如加时有神，独不食非也。”<sup>⑫</sup>尽管王充在此处是以批驳的态度在论述时神禁忌，但却也为我们揭示了汉代时日禁忌的真实情形。

至于经中所提到的“飞尸、邪忤魍魉鬼神”，乃是汉时人们认为与屋宇密切相关的害人的邪鬼。如王符在其《潜夫论·巫列篇》就提到：“若乃巫覡之谓独语，小人之所望畏，土公、飞尸、咎魅、北君、衔聚、当路、直符七神，乃民间缮治微蔑小禁，本非天王所当惮也。”<sup>⑬</sup>王充也说“宅中主神有十二焉，青龙白虎列十二位，龙虎猛神天之正鬼也，飞尸、流凶安敢妄集，犹主人猛兽、奸客不敢窥也。”<sup>⑭</sup>

以上，简要分析了《佛说安宅神咒经》安宅观念和经中主要神煞体系的渊源。不难发现无论是安宅的观念，还是安宅的神煞无不集中体现了汉代本土的民众信仰。这些观念和神煞是汉代人们的普遍信仰，无论从观念还是神煞体系上看，《佛说安宅神咒经》都与佛教教义和原生经典毫无关系，在此意义上，我们可以说它确实是一部伪经。

对于很多汉传佛教正经来说，其创制时代往

往很难确定，更多的我们只能找出其翻译之时代。恰恰是这些所谓的伪经往往能透露出其时代的蛛丝马迹，使我们很容易确定其创制时代。如果上述的论证可以成立的话，就可以明确指出《佛说安宅神咒经》是一部创制于后汉时期的伪经。

#### 四、《佛说安宅神咒经》与汉代的“解土术”

佛教何时传入中国，学界至今仍无定论，比较公认的说法，是在东汉明帝时代传入。作为东来的佛教，在传入中国之始，这种异质之宗教要想在中国开拓其信仰的疆域，必须协调好其与固有之信仰和观念之冲突，其弘法之难，可以想见。被学者广为引用的两条材料，可以从侧面为我们展现佛教在汉代的传扬情况。一条是《后汉书·楚王英传》中记载的汉明帝时期楚王英“晚节更喜黄老，学为浮屠斋戒祭祀。”另一条是《后汉书·襄楷传》中记载汉桓帝时期，“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，此道清虚，贵尚无为，好生恶杀，省欲去奢。”对比这两条材料，我们发现佛教从进入中国，一直到汉代末年，其在士大夫的心目中仍然不过是与黄老之道相似的方术而已。这种尴尬情形一直到汉魏之后，才有所改变。为什么早期佛教在当时人们心目中仅仅是一种方术呢？除了佛教传入早期经典翻译很少，很难得到当时士大夫的认可和重视外，另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在当时“大畅巫风，而鬼道愈炽”的社会现实面前，佛教也确实攀附各种已经具有早期道教雏型的方术，以求自身生存和更快地争取信众。《佛说安宅神咒经》中众多的原生本土神煞和具有浓厚方术性质的安宅观念、行为，似乎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新的材料和角度。我们认为《佛说安宅神咒经》的创制与后汉时广为盛行的解土术之间就有着密切关系。

汉代营建活动中厌胜符镇法的最重要表现就是“解土术”。“解”、“解除”是汉代的常见的巫术之一，是由巫主持祭祀或作法施术，以达至驱除凶神恶鬼的目的。解除作为一种巫术，其运用范围甚广，当然也用于房屋建筑之中。因为人们的营建活动不同，解除术的运用也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。按照王充在《论衡》中所提到的解除活动按其适用对象的区别，大致可以分为两类：一是解土术；二是解宅术。但从它们的实质上看没有什么区别，就是实施的时机不同而已，解土术一般是在建筑活动结束时的一种祈求土神仪式，

而解宅术，是指解除在住宅使用过程中宅中神煞对居住者的种种干扰。

关于解土术，王充说“世间缮治宅者，凿地掘土，功成作毕，解谢土神，名曰‘解土’。”解土术反映了当时人们这样一种观念和 basic 认识：那就是建筑中“穿凿动土”必然会触犯各种神煞，而这种触犯就会给修造和使用者带来严重的厄难，只有通过某种仪式、符咒来礼谢或驱除神煞，方可保证使用安全。解土术在实施对象和时机上有其特殊性，那就是在宅第“功成作毕”后人们居住前实施的一种仪式，目的就是解谢“土神”。其具体方法是，拌和泥土做成偶人，用以象征土神，请巫师向它祷告。在仪式完成之后，房主就认为取得了土神的原谅，因而“心快意喜，谓鬼神解谢，殃祸除去”，就可心安理得地乔迁新居了。

如果说王充的记载还过于简单的话，在《后汉书》中就为我们提供一个活生生的解土仪式。《后汉书·钟离意传》注引《东观记》曰：

意在堂邑，抚循百姓如赤子。初到县，市无屋。意出奉钱帅人作屋，人刈茅竹，或持木材，争起趋作，决日而成。功作既毕，谓解土祝曰：“兴工役者令，百姓无事。如有祸祟，令自当之。”人皆大悦。<sup>②</sup>

以上记载尽管相当简单，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解土的基本仪式：一是要有专门的“解土巫”负责解土；二是解土的手段主要是念诵祝文、表达祈愿。

宗教仪式通常被界定为具有象征性、仪式性并体现群体信仰的一种特定行为方式。仔细分析解土术，不难发现它已经具有了某些宗教仪式因素。如果把解土术和《佛说安宅神咒经》做一对比，可以看出，无论是在观念还是行为上，它们都具有相通之处。它们不仅在安宅的目的上相同，都是为了所谓解除对宅中诸神的触犯，而且在手段和仪式上也大致相同，都是借助祈禳达到安宅的目的。

五、《佛说安宅神咒经》与道教安宅科仪之比较

相对于佛教来说，道教是土生土长的本土宗教，其对本土固有之观念和神灵系统有天然的亲和力和继承性。汉代的“解土”仪式后为道教符箓的“安镇科仪”所吸收。如《太上洞渊神咒经》卷 17 列有“召诸天神龙安镇墓宅品”，《赤松子章历》卷 5 列有“谢土章”，皆属较早的安镇墓宅科文。唐末杜光庭编撰的《道门科范大全集》也收有安宅解犯仪、安宅解犯忏方仪、安宅解犯谢灶仪等。在这些众多的安镇科仪中，《太上老君说安宅八阳经》，无疑最为值得关注。该经经文如下：

尔时，太上老君在福德天中，召集十方圣众，天神地祇俱来集合，讲话妙法。时有太极真人端简上告：“老君为见阎浮众生，修造宅舍，频遭厄难，作何方便以救凡愚？”老君答曰：“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起造宅舍，惊动龙神，屋宇鸣唤，地毕土裂，南堂北屋，东廊门户，井灶堆磨，库藏船车寓止，六畜栏圈，庄舍寺院，但是屋宇房廊，穴触犯天蚕、地煞、年煞、月煞、日煞、时煞、四方诸煞、五方地祇、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将军，太岁黄幡豹尾、十二时神、六甲禁忌、土公土母、土府伏龙，一切恶煞，宜转此经禳谢。所犯神煞，悉皆隐藏，远送四方，各镇方隅，不敢为害。念诵此经，是诸恶鬼皆消灭，疾疫驱除，身强体轻。念诵此经，功德无量。若有善男子美女人，匡保蚕桑，至心念诵此经，福德报应，惑起造屋宇，修营仓库，牛栏马坊，猪圈鸡栖，掘凿动土，转诵此经至百遍，令土府相生，阴阳和合，向坐宜良，龙神匡赞，百福成臻，眷属和平，悉无障碍，所求皆得，所愿皆成。”于是大众闻说此经，皆大欢喜，作礼而退，信受奉行。<sup>③</sup>

毫无疑问，该经与《佛说安宅神咒》非常相似，为了分析方便，我们将两经列表比较如下：

	《佛说安宅神咒经》	《太上老君说安宅八阳经》
安宅缘起	动土、穿凿非时、犯触	起造宅舍、掘凿动土、触犯神煞
安宅方式	读是经典。	念诵此经

适应对象	南厨北堂，东西之厢，碓磨仓库，井灶门墙，园林池沼，六畜之栏。	南堂北屋，东廊门户，井灶堆磨，库藏船车寓止，六畜栏圈，庄舍寺院，或起造屋宇，修营仓库，牛栏马坊，猪圈鸡栖，
主要神煞	伏龙、腾蛇、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、六甲禁忌、十二时神、门、陌、井灶精灵、飞尸、邪忤魍魉鬼神、日月、五星、二十八宿、天神龙鬼	土府伏龙、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将军、六甲禁忌、十二时神、天蚕、地煞、年煞、月煞、日煞、时煞、四方诸煞、五方地祇，太岁黄幡豹尾等

通过上面的简表，我们发现该经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和《佛说安宅神咒经》都如出一辙，甚至用词都有雷同。虽然无法肯定《太上老君说安宅八阳经》就是完全抄袭《佛说安宅神咒经》的，但至少可以说该经受到了《佛说安宅神咒经》影响。在此，我们不想评价孰优孰劣，我们只想追问，在看上去如此泾渭分明的外来宗教和本土宗教中间，为什么会有两部几乎完全相同的经典？那就是他们面对的都是同一个信仰主体。这种同源性，也为前文关于《佛说安宅神咒经》性质的论证做了最好的注脚。

## 六、余 论

前文已经指出《佛说安宅神咒经》在创制过程中，完全接纳了本地的观念和神煞体系，它将有关屋宅的所有神煞禁忌和信仰进行了综合，将普通民众的信仰纳入于佛教的宗教仪式。佛教在进入中国的早期，对本地固有之信仰的承认、接纳、吸收的态度，固然有它的无奈和被迫，但更多的却是一种弘教的策略，这无疑是佛教融入社会大众的有效途径。作为一种完全异质的外来宗教，只有融入社会生活，才可能赢得信众。

住宅是人类谋取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选择，每一个民族都有关于住宅的历史。住宅本来只是人们安身立命之所，只是人们所构筑的起居生活的一个空间。然而中国人却将住宅看成“人之本”，视为“阴阳之枢纽，人伦之轨模。”这样，住宅就成了芸芸众生企图改变人生命运轨迹的一种寄托和梦呓。《安宅神咒经》既让我们看到了人们丰富多彩的幸福追求，也看到了他们试图预测和把握命运的由衷企盼。也正是这种企盼，使得风水术不断地吸收和兼容各种新的思想和知识，逐渐走出单纯的禁忌形态，构建起一个体系庞杂、内容丰富的信仰体系。

（责任编辑：又小易）

准编号：22382025。

- ① 牧田諦亮在其所著《疑经研究——中国佛教中之真经与疑经》中曾经对该经的“疑经”性质加以界定。萧登福在《道家道教与中土佛教初期经义发展》一书中，也论及其伪经性质。可参见萧登福：《道家道教与中土佛教初期经义发展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3年。
- ② 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卷21，第911页。
- ③ 僧祐：《出三藏记集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5年，第180页。
- ④ 僧祐：《出三藏记集》，第123页。
- ⑤ 戴明扬：《嵇康集校注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62年，第268页。
- ⑥ 唐金裕：《汉初平四年王氏朱书陶瓶》，《文物》，1980年第1期，第95页。陈直：《汉初平四年王氏朱书陶瓶考释》，《考古与文物》1981年第4期。
- ⑦ 牧田諦亮：《疑经研究——中国佛教中之真经与疑经》，杨白衣译，载《华岗佛学学报》1985年，第4期，第294页。
- ⑧ 丛书集成初编《黄帝宅经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1年，第1页。
- ⑨ 《后汉书》卷15《来历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5年，第591页。
- ⑩ 黄晖：《论衡校释》，新编诸子集成本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第1044页。
- ⑪ 《论衡校释》，第1008页。
- ⑫ 鲁迅：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8卷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0年，第31页。
- ⑬ 《三辅黄图》，上海：商务印书馆，1936年，第25页。
- ⑭ 《论衡校释》，第1043页。
- ⑮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：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，北京：北京文物出版社，1990年，第195页。
- ⑯ 《论衡校释》，第1043页。
- ⑰ 《汉书》卷21《律历志》，第981页。
- ⑱ 《论衡校释》，第1027页。
- ⑲ 《论衡校释》，第981页。
- ⑳ 彭铎：《潜夫论笺校正》，新编诸子集成本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5年，1985，
- ㉑ 《论衡校释》，第1043页。
- ㉒ 《后汉书》卷41《钟离意传》，第1411页。
- ㉓ 《道藏》第11册，文物出版社、上海书店、天津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372页。